

二
千家

苗寨的故事

西江苗族文化集萃

王良范/著

贵州本土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社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2002

千家苗寨的故事

——西江苗族文化集萃

王良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家苗寨的故事/王良范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1

(贵州本土文化.2002/周国茂主编)

ISBN 7-5059-3832-0

I.千… II.王… III.苗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雷山县 IV.K89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1159 号

书 名	《贵州本土文化 2002》丛书(共 9 册)
主 编	周国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杨打铁
责任印制	孙国勇 邢尔威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8 千字
印 张	5.25
插 页	18 页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832-0/I.2954
定 价	11.3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南风》杂志社 编

总策划/余未人 主 编/周国茂 副主编/韦兴儒 罗吉万 张寒梅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韦兴儒 龙耀宏 吴秋林 何积全 余未人
罗吉万 杨培德 周国茂 张久远 张寒梅



二
千
家

苗寨的故事

西
江
苗
族
文
化
集
萃

王良范/著

贵州本土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黔东南著名的千家苗寨，层层木楼鳞次栉比，“姑娘靠”、跳花场、吹芦笙、唱飞歌……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大山风韵。作者通过一组组散文式的描述。展现了丰富的民风民俗中苗人怎样去继承优秀的传统，怎样去创造新的生活，怎样去巩固人际的情感，用以充实这方神奇的土地。

目 录



绪言	(1)
环境及其由来	(7)
寨子前的枫香树	(10)
我西江的家	(15)
老哈的故事	(21)
参加了一次葬礼	(27)
西江的集市	(31)
田、稻子、鱼	(35)
没有垃圾的社区	(40)
白水河	(45)
在西江过苗年	(50)
熟人的社区	(57)
蛊的传说与恐惧	(62)



两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66)
寨老的权力在哪里·····	(70)
宋绝活·····	(74)
飘移的马郎场·····	(77)
寨子中的祖厝·····	(81)
凯里街头招工观感录·····	(87)
跳芦笙·····	(91)
饿饭的回忆·····	(95)
西江最怕的是火灾·····	(100)
一个婚礼的描述·····	(104)
鼓藏头、活路头·····	(115)
礼物的交换·····	(118)
苗寨老人侯昌德·····	(122)
从文化仪式到情景游戏中的酒 ·····	(129)
西江苗寨的建筑·····	(136)
西江开发规划会议旁听记·····	(140)
服饰的文化戏剧·····	(147)
吃鼓藏·····	(150)
沉寂的吃新节·····	(156)
尾声·····	(160)

绪 言

1999年5月我和系上的几位老师带一个班的学生到黔东南的雷山县西江镇去实习。这一次是把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这几门课程的教学实习放在一起同时举行，所以学生到这个地方搞调查研究是有很多课题可供选择去做的。西江是著名的千户苗寨，其名声早已远播国内外，同学们对于能够到这样一个典型的苗族社区去做实习都感到兴奋不已，我们几位老师因为也是第一次去西江，心情其实同自己的学生们一样也是充满好奇和激动的。当我们乘坐的汽车进入西江地界，在一座山头上已经可以远远地俯瞰到西江苗寨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看！好大的寨子！”顿时车上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了车厢左则的窗口，车厢里掠过一阵小小的惊叹声，“太大啦！”确实，西江苗寨太大了，看起来几乎布满了整整的一座山。

那天天气很晴朗，初夏时节，满山都是一片翠绿，瓦兰的天空明净如洗，灿烂的阳光倾泄在大地上，绿色的植物闪烁着耀眼的光斑，接近正午的阳光仿佛点燃了满山满野的绿色。汽车顺着盘山公路而下，越来越接近西江苗寨，一座巨大无比的山寨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清一色的干栏式青瓦木楼，一幢挨着一幢，密密匝匝地从山脚一直盘旋着排列到山顶。一条白晃晃的小河依偎着西江大寨从南往北蜿蜒流过。苗寨的上空正升起缕缕蓝色的炊烟。一派祥和悠然的气氛。

我们一行人在西江民族招待所住下来之后，西江镇政府专门为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当地的大致情况一一向师生们介绍了一通。接下来的几天，同学们按自己选定的题目，分头走村串寨去做调查。我们几位老师则坐在招待所喝茶聊天，每次吃饭时还专门要一壶西江当地产的米酒。这种小作坊酿制的米酒实在太香太醇，几位女老师也都很乐意品尝一两杯，男老

— 千家苗寨的故事 —

师们则是欲醉方休。早上暑热未起和傍晚暑热已消的时候,我们几位老师也到寨子里面去走走,到苗族人家去找人摆谈。我们还专门拜访了西江的鼓藏头家。同鼓藏头交谈了一些关于西江苗人仪式和习俗方面的话题。

在我的学生四处奔波去忙乎他们的田野作业时候,我却大部时间坐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面发呆。招待所有一个不大的院子,矮墙边有一排绿荫如盖的香樟树。每天下午我都会独自一人坐在香樟树下眼睛望着墙外的稻田和山坡上以及河边的苗族人家。其实我很想和我的学生们一道跑得远远的去调查采访,但我觉得两三天的实习时间实在是太不够了。关于西江,下来之前我曾看过一些介绍的文章图片之类的东西,仅从这些图文资料中我便被西江的文化和景观迷住了。亲自到了实地之后,更加证实了我的这种感觉。以致我竟不敢,或者是不愿意轻举妄动,生怕匆匆忙忙的采访会破坏我对它的那种完整而空灵的感觉。所以我宁愿呆在招待所里,泡上一杯雷公山新出的春茶,在细细品味之余慢悠悠地去感受西江苗寨的总体氛围。此时我的心里面产生出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还会再次到西江来的,并且将较长时间留在这里。我的这个念头也许是一种预感,也许是一个愿望。总之我觉得自己不久将会再次来到这里,因此对这次没有走出去串寨采访反倒无所谓了。

在西江逗留的这几天中,正值美国的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在全国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之际,我们从招待所的电视里看到了对这件事的报导和评论,也看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生热血沸腾地上街游行抗议示威的场面。我们几位老师也就此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说。尽管天下发生了如此巨大的事件,但是西江这里依然平静如常。初夏正是插秧的时节,农民们忙着把秧子插进田里,关心的是天气和田水。赶场天汇集的人们专注地谈论的还是庄稼、牲畜、活路等话题。仿佛天下的大事同他们全然没有什么关系。令我感觉这里差不多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几天的教学实习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归途中顺便到雷公山自然保护区

去转了一趟,饱览了保护区内几乎还是原始森林的自然风光。全体师生满载而归地回到了学校。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之中,大家的话题都同西江之行有关,因为西江留给人们的感受和印象太多太深。我又回到了日常的教课节奏之中,渐渐地也就不再去想西江的事了。临近暑假的时候,有一天系上的徐主任突然问我:“那次你去西江说的话果然当真的么?”我想起在西江实习时曾对徐主任说过这样的话:“要是可能的话,我想去西江这里住上一年,搞一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课题。”当时说的时候只是表达我的愿望和心情。记得徐主任还说“你的课忙,怕是没有这个可能吧。”我倒是觉得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我坐在西江招待所发呆时产生的预感吧。

徐主任认真地说:“系上有一个名额要到雷山县支教一年,系里面年轻的教师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抽不开身。如果你真的愿意,这个名额可以让你去。”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就说了“我去!”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到西江我才去。”这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就这样,我想到西江住上一年半载的愿望竟然如此轻易和如此快地就要实现了。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的9月7号,我再次踏上了去西江的旅途。一同出发的还有另外十五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雷山县是贵州大学的对口扶贫单位,每年都有一些干部和教师被派到县里扶贫。这次我们十六名扶贫支教的老师到县里面后将被安排到下面各个点去教学。我自然是到西江,据说是分到西江中学。

从凯里到雷山的途中,公路有很长的一段是沿着清水江的支流巴拉河而行。碧绿的巴拉河水在宽阔的河床中间不急不缓地流淌。河岸两边的山上是发育茂密的森林,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在黔东南地区随处可见,当地人并不觉得十分稀罕,但对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美丽的风光却倍感欣慰。途中汽车的速度逐渐放慢了下来。车外有许多人在行走,人越来越多,一些小商贩甚至把摊点摆到了公路的两侧。远处的河滩上簇拥着许多人在观看一场水牛的打架。原来是当地的苗人正在过一年一度的

— 千家苗寨的故事 —

“吃新节”。穿着苗装的女人三五一群的聚集在路边和山坡上，不知道她们在等待些什么。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大家都很好奇，把头探出车窗想看个究竟，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已经是到了苗疆的腹地。虽然还没有下车，但浓郁的苗乡风情已经被感受到了。

在雷山县城我们呆了两天，各自被分配到该去的学校之后便接的接送的送，报到上班了。送完了大家最后送的就是我，因为我要去的西江是离县城最远的一个点。讲好九号的下午教育局的车送我下去。其时雷山县的杨县长和教育局的刘局长要去参加西江中学新建的桥的验收，顺便送我到西江中学。进校之前必须先经过一座小桥，这是才完工不久的，县长们今天来便是为了参加它的验收。桥头早已站了几位穿着苗族素装的少女，每人都捧着酒杯。在桥上我们便被连灌了三杯拦路酒才让过桥进校。

开完桥梁验收会之后，杨县长把我正式介绍给了西江中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说“王老师这次到西江主要是来搞民族文化研究的，你们给他少安排一些课。”李校长热情地说：我们早知道王老师要来西江中学，非常欢迎。为了不影响他的研究我们尽可能少的安排他上课。”我也当即表示虽然不给学生上课，但可以定期给学校的老师们作一些讲座。就这样我在西江的工作定了下来。晚饭后杨县长、刘局长以及随同来的贵州大学的两位老师（支教队的队长）上车返回雷山县城。看着车子消失在黑夜中，我一个人在街上走了一小阵，才确实实地感觉到这次是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并且将在这里呆上一年的时间。

当晚住宿在临街的邮电招待所，但心里面却思量着得想办法住到寨子里面去。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爬起来走到楼道的平台上，看到流经西江中学操场前的小河，抬头看是建在半山腰和山顶的寨子。早晨清新的空气使我很振奋，也意识到自己对西江几乎是一无所知，心中不禁跃跃欲试，急于就想一头扎进这里的生活之中。

下午西江镇政府召集西江全境内的老师们开了一个庆典大会，因为今天是教师节，镇政府要慰劳一下教师们。当天的太阳明晃刺眼，空气热得令人浑身出汗。西江中学的操场上已经坐满了来自各个村寨的老师。从远处来的至少要赶四个小时的路程，当然是山道和步行。我作为嘉宾被请到了主席台上就坐。主席台上坐的是县里面的政协主席和教育局的几位领导以及西江镇的书记和镇长们。会上我请求作一个发言，这是被台下乡村教师们纯朴和耐劳的精神感动而主动要求讲的。简短的讲话中我赞美了苗乡的美丽和苗族文化的魅力，希望我以后走到各村各寨时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和接待。台下的老师们对我的讲话给予了鼓励掌声。

晚上镇政府设宴招待所有的教师，杀猪一头，鸡若干、水酒丰足。宴会就在操场上席地铺开，这是一顿乡土风格的宴会，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县和镇的领导们——到每桌前去敬酒。兴致高昂者在席间唱起了酒歌。我因被劝酒太多几乎醉倒，但身体却感到舒畅，心情也很愉快。

晚宴上认识了小董老师，一位英俊的苗族小伙子，他是才从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回到西江的。他家住在西江大寨的东引村。吃饭的时候他得知我想住到寨子里面去，马上就说我可以住到他们家去。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第二天上午我就一路问起去了。爬上东引寨的大坡再拐几道弯，终于找到了小董老师的家。当时他们家正在准备午饭，因为大伯家在凯里工作的女儿回来了。一大家子人大大小小共十多个，正要聚餐，蛮热闹的。苗家人是非常好客的，不容我推辞，邀请我加入他们家的午餐。吃饭的时候我很快同小董老师家里的人搞熟了。他的堂姐、堂姐夫、堂弟和我都很摆得来，尤其是堂姐夫很会说话。饭后他们邀我一道下河去打鱼。为了加深友谊我同他们一块儿去了。

晚饭前我再次前往小董老师家，我把想住在他家的想法同小董的父亲讲了，老人表示欢迎。至此我心中悬着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因为下午我参加了他们的打鱼，虽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按当地苗人渔猎的规矩参加

者皆有份，晚上被邀请去三叔家吃鱼。饭后天早已黑尽，我告辞下寨回到街上的招待所。小董和他的堂弟（三叔家的大儿子）陪我一道下山。后来的日子中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临睡前想到明天就可以搬到苗寨里去住，心中又高兴又兴奋，一夜竟然睡得很不安生。

我终于把行李搬到了小董老师的家。小董的母亲早已把我住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小董的父亲还专门为我举办了一个家宴，算是接受和欢迎我的仪式。又请了大伯、三叔来作陪。晚宴十分丰富，现杀了一只鸡，有猪肉、豆腐、油炸花生米、蔬菜等。西江中学的校长和两位教导主任也被请来了。主人家的盛情和丰富的菜肴使我感到非常的温暖。酒一巡一巡地唱下去。在这样美好的场合和气氛中我顾不得控制我的酒量了。酒使得人们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大家喝得高兴谈吐也很高兴。我很放松自然，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不知不觉我已经醉了，头晕得支撑不住身体，只好先离席去我的房间里躺下。学校的几位领导是什么时候离去的我全然不知，这一夜睡得沉醉香甜。

这是我到西江后第一次住在苗族人家，今后的一段时间，这也是我自己的家。我对西江的人类学的考察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我在西江东引寨的落户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和最近距离去从容地观察西江苗人的生活和文化。我的主人家甚至把我当成是自家人来看待。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正在融入到西江苗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下面我将通过一些小小的故事把我在西江生活一年的感受和发现写出来。这也许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的写作。但我却试图把人类学的知识和视角投入到我的这个写作中去。这样的叙述方式也是我的民族志写作策略的一次新的尝试。它没有结构，好像也没有什么目的，尤如我实际感知到的日常生活一样。那么，它就是我眼中的西江苗人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吧。

环境及其由来

西江位于雷公山边缘地带，东北面紧邻台江县，西北面邻凯里市，东南面是雷山县的方祥乡，西南面接雷山县丹江镇，西面有一小部分同郎德镇接壤。就地域和行政上而言属于雷山县辖下的一个镇。但是习惯上人们讲到西江的时候，却多半是特指西江大寨而言的。西江苗寨距雷山县城有三十七公里，距黔东南州府凯里有八十公里。这是按现有的通车的公路距离算的。实际上从地图上看，西江苗寨离凯里和台江县都很近。许多西江人到凯里办事甚至愿意步行而不是坐车去。坐车和步行花的时间几乎是差不多的。可见直线距离西江和凯里是多么的近。过去的年代西江人同凯里、台江那方的人多有通婚往来。故历史上西江同凯里、台江的关系较雷山似更亲密一些。

今天的西江苗寨由平寨、东引、也通、羊排、也薅、南贵、乌嘎等八个自然村寨组成，合成了一个几乎是连为一体的巨大的山寨。历史上西江苗寨早已是人家户上千的大寨子。现有人家 1034 户，人口四千多人。素来被誉为“千户苗寨”。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以苗族一个氏族为一个“鼓”的单位来看，西江也许是中国最大的苗族部落。由于西江苗寨太大，自然成为此乡苗人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政府也在此设立了镇一级的行政管辖体制。

西江寨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美丽。它紧靠着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处于群山环绕的谷地。从雷公坪流出的白水河挽着寨子依依而过。连绵不绝的群山上是苍苍莽莽的森林，以及世代苗人开垦出的层层叠叠的梯田。大寨是由几个自然寨组合而成的，每个自然寨的旁边都有参天的古枫树，而且每一个自然寨又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水树林的护佑。一年四季苗寨四周的

— 千家苗寨的故事 —

田畴显现出不同的景像,变幻着不同的色彩。

据说西江苗寨的始祖构寅、构卯两兄弟于五百多年前在榕江与剑河交界处的“正岔”与迁徙中的苗族大部队“分鼓”后,率领自己的族人翻过雷公山,到了小雷公坪居住。因雷公坪海拔高,林管深密,不宜种植,又带人们沿山沟下到谷地。构寅、构卯两兄弟率其子孙将白水河沿岸的谷地开垦成大田大坝,在此安居乐业。因为构寅、构卯是苗族“Dlib(西)”氏族的人,因此其它地方的苗人就将这一方的田坝称之为“Dlib jangl”,意为“Dlib”氏族的田坝。西江由此而得其名。今天的西江人应该是古代苗族西氏族的后裔。不过,西江当地的一些苗人更愿意把自己的历史往前推溯,根据当地一位寨老提供的一份父子连名的谱系表,还可以把西江的历史往前再推。关于西江苗人的远祖引虎飞的传说中的主人,在这份谱系上是生活在相当于汉代这个时间的。据说引虎飞和他的两个兄弟莫虎飞、雕虎飞就是迁到西江的最早的祖先。按这则传说西江苗人不是在五百年前而是在更早的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了。

关于西江祖源的两个传说的真伪也许谁也无法去分辨和考证了。总之,自古以来苗族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有文献可稽的是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中央政府才在这里设置鸡讲司,正式将此方纳入国家的管辖之中。在此之前,西江一直是不受王化的“生苗地区”,也叫做“管外苗族地区”。这里的一切皆由当地苗人内部自理。史称“自然地方”,苗语叫做“讲方”(音译)。可见那时的国家政府是将西江看成是一个像自然一样的地方。如一座山,一条河,一块坝子一样,不太去理会的。

西江从纳入国家管治算起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中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江也不例外。但由于西江深处苗疆腹地,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因此直到今天,虽然是变化着的西江仍然保守着浓厚的苗族文化的特质。

好啦,关于西江的环境,地名的由来及其历史的渊源简单说来大致如

此。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区域的现实之中,准确的说法是进入到它那种日常生活的散漫无边的结构之中。而这个日常生活的场域和神韵却是由它的历史、神话、自然、现实以及人物混合而成的。

下面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同它的神话和自然有关。